

厦 门

厦门文化丛书

歌 谣

彭永叔

陈丽贞

林桂卿○整理编撰

鹭江出版社



厦门文化丛书

葉飛

厦门歌谣

彭永叔 陈丽贞 林桂卿○整理编撰
鹭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08号

厦 门 歌 谣

彭永叔等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省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7.875印张 2插页 181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533—962—7

G·377 定价：(精)13.50元
(平) 7.50元

总 序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感情乳胶。

厦门背倚漳、泉内陆，面对台湾、南洋。以厦门为交会点的这两个扇面里分布着三、四千万操闽南语的炎黄子孙。他们的祖先多半来自中原的南迁移民，承袭了古老的优秀的华夏文化传统。他们甚至还保留着某些在中原早已消失的文化因素。由这种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共同的文化，从而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思想感情所产生的亲和力、凝聚力是坚韧的、无形的，因而也是隔不断、打不烂的。

厦门据台湾海峡之津要，为祖国东南之良港，历来是台胞、侨胞、港澳同胞进出大陆之口岸，是祖国与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门户。它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开放：一次是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这是被动的；一次是十多年前才开始的经济特区建设，这是主动的。但无论如何，它是中西文化的一个会合点。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中西文化在这里互相冲击，碰撞、融会，并将其冲击波在这两个扇面里辐射开去。

可以说，厦门文化就是建立在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有益的营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闽南、台湾、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状况的，有着自己地区特色的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坚毅朴实、富有开

拓进取精神,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厦门人民。而他们又不断丰富、推进着厦门文化,使其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支而熠熠生辉。

10多年来,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海峡形势的缓和,海外赤子寻根问祖,从文化传统上进行认同与日俱增。当前对这独具特色的文化给予加倍的关注,广收博采,进行一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鉴别、探讨、研究,使其上升到某些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无疑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提高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需要,是教育海内外青年一代爱乡、爱国、热爱民族文化传统的需要。为此,我们编写了这套丛书。

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发展地区文化、民族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自豪感能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也为厦门文化的研究开辟更为宽广的前景。

《厦门文化丛书》编委会

1992年12月1日

序

《厦门歌谣》编就付印之前，承《厦门文化丛书》编委会美意，我先浏览了一遍。阅毕掩卷，犹如品饮了一盅故乡的铁观音茶，无穷的韵味慢慢地扩展开，竟然冲开了记忆的闸门。那孩提时一幅幅生活的画面，跃然闪现在脑海的屏幕上：冬日夜晚，小小菜油灯昏暗的光圈下，听着母亲柔声地哼唱着：“婴儿呕呕咽，一暝大一寸，婴儿惜，一暝大一尺，……”小小的房间里，弥漫着母爱的温馨。夏日傍晚，紧挨着坐在大门坎上的老祖母身旁，望着西天那一抹抹的晚霞，学着老祖母的调门唱起：“红虾红丢丢，安公卜食着捻须，安妈卜食搵豆油，安孙仔卜食用手揪。”笑得老祖母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夏夜，宁静的山村野地上，一群赤脚的小孩，嘻闹追逐那如繁星飘忽的闪闪萤火，童声琅琅地吟唱着：“火金姑，跌落涂，涂汝食，汝我搨！”多美的一幅山村童趣图。“拍手歌，演铜锣，”“月光光，秀才郎，”这一首首儿时耳根听惯之语，舌尖掉惯之词，情不自禁地涌上了喉头，轻轻地发出声来……。遐想中忽自悟道：潜藏在儿时心灵中的山野之花，竟然具有如此神秘的力量，它导致我走上了学习民间文艺专业的道路，并长期从事这一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几十年来，从未间断地在这一领域里寻求、探索，而且还将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地走下去。

时代在向前发展，几百年前厦门还是一荒凉的小海岛，如今

已是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文明城市。昔日在厦门岛上广大劳动群众口头传唱的山歌童谣，在今日车如流水的喧嚣市街中，已很难再听到它的余音了，似乎确已成了历史的“遗留物”了。然而，在这本集子里的每一首歌谣，却真真实实在厦门岛和闽南大地上滚响过，它确确实实是闽南人（包括厦门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吗？昔日闽南茶乡，每当春日采茶季节，茶林深处，茶歌缭绕，真乃是：“茶乡三月茶歌满，不辨红装与绿装”。昔日闽南侨乡，每当亲人远渡重洋，生离死别之际，那凄凉悲戚的清音，笼罩着贫瘠的山村：“送君去番片，那送那心酸，恩爱无若久，拆散心怀愿。……送君到码头，目屎江水流，今日来分手，实在痛心头。”（《送君去番片》）声声含血，催人泪下。昔日厦门港海边小小的连家船上，渔姑望着船头那百孔千疮的破网，满腔的怨愤向着滔滔的大海倾诉：“风涌受苦讨海人，看着破网目眶红，鱼网破甲这大空，无法落海去讨趁，想要苦心补破网，索线欠甲这伢项，若怀苦心补破网，家内柴尽米粮空。……”

（渔歌《补破网》）这就是那一个时代的历史的真实记录，是过去千百万劳动群众发自肺腑的心声。今日老一辈人重温这些歌谣，怎能不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呢！真是温故而知新矣！今天的年轻人，对这些歌谣所展现的社会生活，自然是十分陌生的，但这却正是这一代青年应该补上的一课。从这些歌谣中他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未曾经历过的那段历史的风貌，听听曾在剥削阶级重重压榨下广大劳动群众啼饥号寒、血泪控诉的声音。只有对过去知道得更多一些，才能更深地懂得今天。我想，这正是这本歌谣集子奉献给今日社会的思想价值所在。

随着时代的变迁，昔日这些传统歌谣的内容，已与今日的社会生活不相适应了，这些歌谣的传唱已日见衰竭，这是必然的规律。然而，其生命的绿叶并没有丧失殆尽，尚未到了“绝唱”的

境地。有些歌谣，一经加工翻新，却又发出异样的光彩。那首“天乌乌，卜落雨，安公撑锄头，巡水路……”的古老歌谣，一经妙手点拨，即在现代的歌坛上走俏，被众多的歌星在现代化的舞台上一次又一次地演唱着。其曲调虽经改造过，但依然葆有浓厚的民间韵味和乡土气息。随着方言歌曲的兴起，这个集子里的民歌童谣，也许会有更多的篇章被翻新加工，重新焕发其艺术的生命力。当然，更有价值的是：这些民间歌谣中所蕴含着的民族传统艺术素质，将是孕育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内在基因。

搜集、整理厦门民间歌谣，从30年代初期厦门成立民俗学会时，就有学者开始了这项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陆续有些作品整理成文，刊行于世。但较全面、系统汇集成册者，这本集子当是首创。撰编这本集子的几位先生，他们生在厦门，长在厦门，熟悉厦门的民间文化，热爱厦门的民间文化，是收集、保存厦门民间文化的有心人，几十年来日积月累，点点滴滴搜集起来，终于编出了这本具有代表性的厦门歌谣集子，为《厦门文化丛书》的出版揭开了序幕，这是很值得庆贺的。

陈育伦

1991年11月13日写于厦大西村

目 录

绪论	(1)
生活歌谣简介	(9)
生活歌	(11)
劳动歌	(64)
时政歌	(71)
情爱歌谣简介	(93)
情歌	(95)
童谣简介.....	(141)
童谣	(143)
厦门歌谣的韵律.....	(224)
厦门歌谣和曲谱.....	(232)
厦门歌谣常用的方言俗字与普通话对照表.....	(235)
后记.....	(238)

绪 论

记得诗人刘半农在《瓦釜集》中有一段谈民歌的话：

“我以为若然文艺可以比做花的香，那么，民歌的文艺，就可以比做野花的香。”

用野花来比喻民歌是最恰当不过的。野花，根本不深，花叶也不美，是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是，它清新，质朴，刚劲，充满着勃勃生机，不知征服过多少天才。日本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曾发现墙根下一株顽强的、曲曲折折生长的荠花，大为惊叹：“よく見れば，荠の花咲く，垣根ガを”！（细看墙根下，竟然开荠花——林林译）。民歌何尝不是如此。这种生于民间，通行于民间，表现勤劳、善良人们的情绪的歌谣，它用不着文人的精雕细琢，而率真的、自然的、散发着故乡泥土的芳香，激起飘泊四海、远涉重洋的游子对祖国的怀念和儿时湖山的憧憬。所以一切热爱祖国和家乡的人们，都会喜爱自己家乡的歌谣。歌谣是一条感情的纽带，把故乡和游子的心紧紧地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编集了这一册《厦门歌谣》。

《厦门歌谣》搜集的范围，是以闽南音系——厦门方言为中心，涵盖了一部分漳州、泉州的歌谣。这是因为漳、泉、厦是同一闽南方言区，风俗习惯也都一样，民谣虽各有特色，但也难以截然分开。另一方面，由于作为城市，厦门开发较迟，她的歌谣，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深受漳、泉歌谣的影响，有的甚至来自

漳、泉一带。因此，我们选集了部分漳、泉歌谣，使读者能由此窥见厦门歌谣的渊源。此外，我们也兼选了一小部分台湾歌谣。郑成功光复台湾前后，有大量的闽南人（特别是漳州、泉州、厦门人）进入台湾，至今台湾仍通行闽南方言。而厦门的歌谣当然也流传到台湾，逐渐演变而形成了台湾的歌谣。这样，漳、泉、厦、台的歌谣，形成了一股文化流，相互继承，相互撞击，相互影响，既血肉相连，又各具特色。

厦门虽然是个小岛，但在明末清初，她却是一座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英勇战斗的城市，屹立在东海之滨。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郑成功在厦门高举义旗，“据金厦两岛，抗天下全师”。气势多么雄伟豪迈。后来，郑成功又据厦门，远渡重洋，从荷兰侵略者的手里，收复台湾。“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士，茹苦间关不肯离。”这些与之“茹苦间关不肯离”的志士，大多数是闽南士民，他们艰苦奋斗，南征北战，不愧为顶天立地的好汉。厦门地区曾流传着许多歌谣，反映人民支援郑成功的热情。

“好铁卜拍钉，好团卜当兵，
跟着延平王，时势日日兴。”

为了光复山河，驱逐荷夷，他们把千年的传统观念翻了过来。又如：

台湾糖，糖津津，
糖在喙内津在心。
津在心，挂在心，
讨咱台湾拍番兵。
拍番兵，阵阵赢，
延平郡王有名声。

这些歌谣反映了当时敌忾同仇和浩然正气。这种民族气节，

在清兵打进厦门，下薙发令，统一服饰以征服民心时，厦门人民经得起血的考验，继续反抗。尽管这些义举很快被镇压下去，而歌谣却记录了当时志士们的心声：

“闻道头堪薙，无人不薙头，
有头无不薙，不薙不成头，
薙就由你薙，头还是我头，
试看薙头者，人也薙其头。”

虽然这有可能经过文人雕琢，但那刚强的激情仍然那么真实、质朴地从歌谣中流露出来。厦门人民是用血写了他们歌谣史的第一页。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厦门沦为半殖民地，反帝斗争的烈火在厦门岛上燃烧，请听歌谣《螺声吼》：

螺声吼，番船走，
船拼舰，刀对枪，
创甲红毛番仔见龙王。

这场面使人想到邓廷桢在厦门带领军民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情景。“船拼舰，刀对枪”，真实、洗炼地写出老百姓用简陋的武器对抗洋枪洋舰取得胜利的事实。然而，当广大厦门人民与帝国主义做拼死斗争时，腐败的清政府却屈膝投降，出卖祖国，出卖厦门人民，把美丽的岛屿、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帝国主义蹂躏。这是一个老太婆悲愤的控诉：“炮火红吱吱，拍城倒离离，番仔反，鼓浪屿，做公馆，番仔爬上山，城内据他搬。”这血淋淋的烧杀掳掠，每一个厦门人记忆犹新，歌谣记录了这屈辱和仇恨，让子子孙孙永远牢记：要立志发奋图强，振兴祖国，洗刷山河耻辱。

歌谣是人民大众的创作，最直接、深刻地表现人民的性格和心理素质。自厦门沦为半殖民地之后，除去了少数的洋奴买办，

绝大部分的人们，生活无着，流离失所，压在高楼大厦下的穷人，正如民歌《九月九》所描写的：“九月秋风辄辄来，无落晒屏牌，无被盖米筛，蚶仔壳盖肚才……”旧社会的厦门，一方面是啼饥号寒，一方面是荒淫无耻。

就在那样的社会里，厦门人民劳动，斗争，表现了勤劳、坚定而乐观的性格。厦门滨海，航海、捕鱼的人们很多，他们为了生活成年与狂风激浪搏斗。歌谣《当今讨海人》描绘了他们的劳动生活：

早时讨海用竹筏，绞排十三支，
三个下力拼，划到大海边，
一下网仔抛下去，大尾鲨鱼来喫饵，
鲨鱼一下滚，鱼网拼命收，
翻到排仔边，鏢仔很快插落去。
钩来挂上排，北方一片乌云来，
大风一起大海吼，天一变脸帆拔走，
海涌排边拼，摇排面向天，
大海白波波，讨海象七桃。

这一场面很使人想到海明威的《老人和海》，渔夫在小小竹筏上和大鲨鱼搏斗，浪翻风吼，帆折船漏，人们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但在这首歌谣中没有畏惧和恐慌，相反的却在最后画龙点睛地说：“大海白波波，讨海象七桃。”殊死的搏斗在厦门渔民的心眼中，却是同“七桃”（玩耍）一般，反映出浩浩的大海上，有着比大海更浩大的讨海人的勇气。

不论环境如何，厦门人民的性格总是那样坚定、乐观，尽管困难重重，他们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充满信心往前走。

别人阿哥穿丝罗，阮的阿哥卖鲜蟳。

人人叫我生蠔嫂，要吃生蠔怀惊无。
别人阿哥很挑弄，阮的阿哥目拖窗。
生做怯世免怨叹，人说坏厝吃勿空。
别人阿哥住洋楼，阮的阿哥睡土兜。
命运好歹免计较，若肯骨力会出头。

这样的歌谣很有个性，它深刻表现厦门人民深沉而乐观的心态和素质。

歌谣的魅力在于体现故土风物和淳厚的人情，以唤起人们美好的回忆，逗引人们的乡思。在民歌中质朴的人与事组成风俗画卷令人神往：“做人大家很苦痛，做人媳妇更艰难，烦恼鸡无糠，烦恼鸭无卵，卜娶小婢无眠床，查某团卜嫁无嫁妆。”生动地描绘一个淳厚家庭主妇的形象，非常亲切感人。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风俗以及生活方式，是歌谣中最有情趣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厦门最吸引人的，不是茶楼酒馆、盛席华宴，而是街头巷尾的风味小吃，就如歌谣中所描写的那样，

油炸粿，烧甲脆，
土豆仁捧规把，
福海宫煎芋粿，
菜市口蠔仔粥。

真是别有风味，试想哼过这小调的人，谁不想起黄昏街头、淡黄灯影下，弥漫热气的小摊上的五香、鳔鱼、芋包、土筍冻……或是冬夜里，寒风中，忽然飘来一声“烧肉粽……”这是最具本色的厦门情味，它对远方的游子具有多大的魅力！

在歌谣中勾画出另一风景画，是仲夏之夜海边草地上，点点萤火虫飞来飞去，孩子们边追捕边唱：“火金姑，跤落土，涂汝食，汝我搨。”或是暮春晌午，年轻的母亲抱着婴儿，站在窗口，对着潇潇的雨丝，轻轻地哼着：“雨咧来，鸟仔咧相创，雨咧滴，

乌仔咧打铁……”一幅幅厦门的风景画、风俗画，真是美不胜收。

讲到厦门歌谣的艺术特色，看来是寓有深意的诙谐。厦门人性格开朗、诙谐，但在旧社会里，种种精神上的压抑，引起性格的变形，反映在歌谣里，常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和带着苦涩的幽默。

水仙开花在溪埔，天时黑暗要落雨。

小妹意爱兄做某，兄今无钱面乌乌。

原来是场由于金钱压迫，拆散好姻缘的悲剧，但却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出现，笑的背后是眼泪。还有“好花也要好花盆，美娘要对好郎君，今来英台配马俊，喙齿拍折含血吞。”写的不是故事中的英台马俊，而是在不合理的社会中一切为不相称婚姻在痛苦的青年男女。

厦门歌谣常用漫画的手法，在被夸大的滑稽形象中寓着强烈的痛苦。如：

怀嫁厝，怀嫁厝，嫁着一个老大人，

嘴须胡胡，目睷吐吐，

虾躯淡突气死人。

纸上老丈夫的形象是可笑的，但笑过之后，却给人感到苦涩，因而歌谣中蕴含的内容就更深沉了。

歌谣的艺术特色和闽南方言富有表现力相辅相成，闽南歌谣语言常是漫画式的，一针见血地揭出形象特点：“一个空熬兄，与某拍青惊，正月初一日，半暝去拜正，裤穿长短骹，上路坦横行，人看真爱笑，耳孔假无听。丈母看一见，气甲脍做声……”诙谐生动，寥寥几笔，阿呆的神气跃然纸上。这样深刻、尖锐而又诙谐的艺术手法，最普遍的是譬喻技巧的运用：“鸦片喫了脚跷跷，真象老猴吹洞箫”，“……两颗目睷乌鬼鬼，一个胸坎像

楼梯。”鸦片鬼的样子十分逼真。还如讽刺懒汉：“惊热罩棕蓑，种子扬规准；种番薯，收当归；种甘蔗，收鼓槌，作三年稿，好额甲舂落楼梯。”比喻贴切，入木三分。

语言的尖锐、深刻，加上想象力的丰富，厦门歌谣中有很多寓言式的谣曲，如《天乌乌》中鲫仔鱼结婚仪仗队的拟人化的描写：“……龟担灯，蚌打鼓，蜻蜓扛轿叫艰苦，水蛙撑旗大腹肚……”十分奇特，饶有趣味。

在描写动物，寓意讽刺的歌谣中，《虱母要嫁加蚤厝》无论在内容上或技巧上都是上乘之作，是一首难得的寓言诗：

虱母要嫁加蚤厝，就叫木虱做媒人，
蚊仔摇手讲怀通（不可），加蚤不是妥当人。
加蚤听了扑扑跳，大骂蚊仔无臭招，
“你会飞，我会跳，你无比我甲才调。”
“牛蜢大只甲厚重，嫁伊才会亲象人。”
虱母听了笑嘻嘻，半暝赶去找牛蜢。

这些小爬虫的饶舌、纠纷、追求，闹哄哄的你争我夺，极富有象征意味，发人深省。人世的熙熙攘攘，此争彼夺；一切的权术，一切的追求，不也和这些小虫一样吗？这不正如刘勰所说的：“辞义倾回，意归正也”（《文心雕龙》）吗？至于刻画之妙，想象之奇，组织之工，用词之巧，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首歌谣可说是厦门歌谣的典型，它综合了厦门歌谣艺术的基本特点，完整深刻地讽喻现实，可以说是歌谣中的珍品。

厦门歌谣是十分美丽、丰富的，而这里收集摘编在《厦门歌谣》中的仅是一小部分，可以说是大海的一滴。然而，在滴水之中，仍然反映着故乡的蓝天和白云，蕴藏着大海的潮音。因此，虽然分量单薄，但仍值得我们珍爱。现在我们不揣浅薄，把这小本《厦门歌谣》奉献给热爱祖国和家乡的朋友们，希望与一切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的朋友们共同神游故土。美丽的谣曲将唤起故园情，激发爱国心。让我们更紧地携起手来，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弘扬华夏文化，实现高度的现代化的文明而努力奋斗，